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Frederic E. Wakeman Jr. is centered on the cover. He is a middle-aged man with dark, wavy hair and a mustache, smiling slightly. He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button-down shirt under a dark jacke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ep red with a subtle pattern of circular motifs, possibly rivets or decorative elements. Two circular medallions with intricate designs are visible on the red background, one on the left and one on the right,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portrait.

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壮阔人生远航者

梁禾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Frederic E. Wakeman Jr.

魏斐德

壮阔人生远航者

梁禾 /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林芝玉

版式设计：胡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斐德：壮阔人生远航者 / 梁禾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

ISBN 978-7-01-018656-6

I. ①魏… II. ①梁… III. ①魏斐德—纪念文集 IV. ①K837.1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0574 号

魏斐德：壮阔人生远航者

WEI FEIDE ZHUANGKUO RENSHENG YUANHANGZHE

梁 禾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11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8656-6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1937–2006)，美中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离开我们竟然已有十年之余。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他宽厚爽朗的身影，与他深邃广博的叙述一样，栩栩如生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作为一位学者和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使魏斐德与众不同而值得我们如此怀念纪念他？显然，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进程中，无一例外地有无数杰出的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其中真正被人们所怀念传颂的，是他们在身后留下的那些被历史长河洗涤而凝练的作品，以及他们那不凡的人道和人格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更为基本。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社会或群体，只有当人性的完善被强



调、被凸显，只有在人道普世、人性射出光芒时，文明的进步和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人的存在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才谈得上和谐甚至幸福。即古希腊哲人所指出的：人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换句话说，人类的文明程度及社会或群体的优劣，最终是以其中人的质量高低强弱来衡量判断的。

在魏斐德诞辰 80 周年之际，全美高等学社理事会宣布正式成立永久性的“魏斐德学术基金奖”，他的著作也相继再版，而这本纪念文集则意在展示他充满魅力的个性，尤其是他那温暖无比的人道，因为我们在今天尤其需要他这样的人生活在自己的近旁。

梁 禾

2017 年夏

目 录

上 编 我与斐德

今生遇斐德 从此天涯无倦客 / 梁禾	003
夏夜·星空	004
亦师亦友	013
知音伴侣	031
我们的家	044
归 港	060
跋：孤帆远影碧空尽 独驾轻驱天际游 ...	065

下 编 怀念斐德

他走后，谁还能继续为我们讲故事呢？ / 欧立德	083
少年的记忆 / 史蒂芬·柯恩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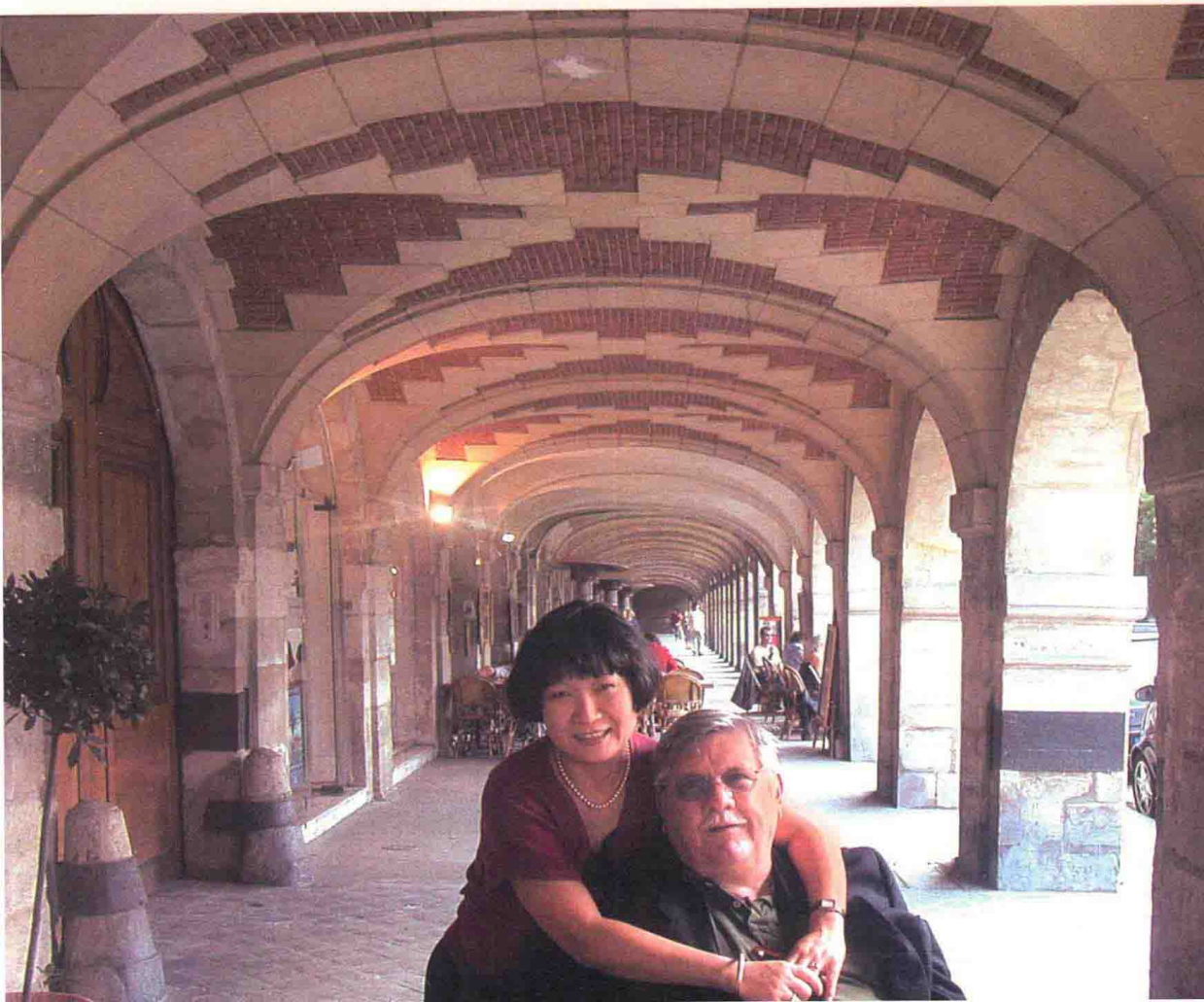


讲述中国历史 / 周锡瑞	113
从上海瞭望中国——魏斐德教授与上海史	
研究 / 熊月之	120
大王 / 诺曼·马内阿	141
青灯——献给魏斐德 / 北岛	147
未尽的文字缘 / 刘东	160
不尽意的纪念 /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170
挚友的光芒 / 杜维明	175

附 录

马克·布洛赫——一个肖像 / 魏斐德	181
--------------------------	-----

上 编·我与斐德



今生遇斐德 从此天涯无倦客

梁
禾

梁禾 魏斐德的夫人，旅美学者，翻译家。北京外语学院意大利文学学士、纽约大学意大利文学硕士、北卡罗来纳大学意大利文学博士。《讲述中国历史》中英文版主编。主要译著有：《论家庭》（意）、《飞马的占卜》（意）、《驴的占卜——关于布鲁诺的占卜》（意）、《瑞典演说》（法）、《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英）、《红星照耀上海城》（英）、《流氓的归来》（英 合译）等。



夏夜·星空

我总想起北卡罗来纳州的夏夜，记忆中仍弥漫着那里特有的湿润芬芳。白昼酷暑消退后，奇异多姿的热带植物开始在夜幕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布满繁星的苍穹下，清凉下来的夜气里，是醉人的静谧。夜莺的歌唱和着叽喳窸窣的蝉鸣，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灯下我宁心静气，潜心研习。可那个夜晚，那个命定的周日之夜，我却破例地离开教堂山的宿舍，去参加全国人文研究中心的一个晚宴招待会。

时值傍晚，窗外婆娑树影中仍看得见黄昏的余晖，我还在寓所里写作。电话铃响起，东道主来催：“啊，你怎么还没出门?!”我放下电话，匆匆走出周日安静的校舍楼，坐进我那辆小红车里，直冲往北卡州的三角区。

那个周末我刚结束学校暑期班的教学，终于可以全力赶写论文了。属于我的每时每刻，那么宝贵，我不得不放弃参加聚会等各种活动。但那晚全国人文研究中心要欢迎招待一位西岸来的著名中国学教授，希望能有中国人参加晚宴招待会，因此请我也去。时间已晚，我猛踩油门，奔驰在宽敞平坦空旷的高速公路上。

我并不太了解今夜要欢迎招待的这位魏克曼教授。听说他这个暑期来人文研究中心写书，平时大家很不容易见到他。再说，他是中国学专家，我研究意大利文学，隔行如隔山。加上那阵我不得不舍弃几乎所有的交际活动而聚焦于教学和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其他了。那种处境下的我，学习和工作的压力都很大，不时还会被一些困惑和自疑缠绕，时而会产生某种焦虑，不过却也总怀有种种期待，下意识里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充满未知的将来。那时的我，对生命更加热忱而无惧，只想尽快把西方文史哲的精华一一汲取，尽力把那不幸丢失的十年学习时光补回来，把知识与智慧的明灯永久地簇拥于心怀。那是自己迷茫不安却坚信未来的一段历程。这



边读书边教学



期间，在那无数个布满星空的寂静夜晚，孤灯子影的我，偶尔也会扪心自问：冥冥中想象的那种爱情，今生今世可真存在？抬头凝望窗外，面对纯净高远天幕中那钻石般闪烁的繁星，心中还会涌起朦胧而辽远的诗意。

坐落在北卡教堂山的北卡大学校园，是我学校生活的难忘之地。而在与其相隔半小时车程的杜克大学校园里，也留下了我清晨的足迹，记载着我生命脉搏的热烈跳动。



北卡大学校园一角

那时我每早天微亮就去北卡教堂山校园还空无一人的泳池游泳，之后稍作休息就争分夺秒地冲向坐落在北卡杜然姆（Durham）城的杜克校园去教课。教员们多半不喜欢的早晨第一堂课，则是我的首选——只有这样，我才能从容地同时安排另一头北卡校园的全日教学。也是在杜克

学期末与学生依依
不舍地留影



大学，面对富豪的后代或中上阶层背景为多数的学生们，我初次体会到了美国公立与私立名校间的区别。总之，因同时在两个大学里任全职讲师，还要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我不得不“息交绝游，闭门造车”。属于自己的分分秒秒那么有限，独自研习，是唯一得以“幸存”的方式。那几年的生活，让我学会了终身受益的自律与独处。

无数个暑期的深夜，万籁更为寂空沉静。校园停车场里只有我的小红车孤零零地在黑夜里静静趴着。终于，整个教学楼里唯一亮着的那个办公室窗户，也灭了灯光。我穿过空无一人的长长走廊，听着自己咯噔的脚步声走出大楼。踏入夜幕中的我，虽困乏得跌跌撞撞，心神却舒展而欣慰：清凉夜气沁入肺腑，虫鸣鸟叫，高远幽深的星



空——宇宙在这时悄悄启开了她神秘的帷幕，让我聆听到她潺潺的低吟和此起彼伏的窃语，让我感受到她那无限的深邃与潜能。疲坠的心身被一种不期的抚慰轻轻托起，提携升华到思与感的自由王国之中。回到宿舍我总不能很快入眠，就去附近树林边悠长的小径静走，让夏夜的清凉继续松懈我绷紧了一天的头脑。夜幕里，林中不时闪现出亮灯的窗户，我想象里面的主人，也在享受着夏夜芬芳的静谧。

我最后一个到达晚宴招待会，却是最资浅的萝卜头，这迟到让我尤为尴尬内疚起来。踏进门，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穿过一堆端着酒杯衣冠楚楚的男女教授们，我一眼看到厅堂对面顶头那端坐在沙发里的魏克曼教授。“哦！我幸亏来了！”心中一阵意外的惊喜。

他，大名鼎鼎的魏克曼教授，中等个头，身材矫健，亚麻色的头发蓬松浓密，面带微笑，肌肤呈透着夏季的阳光色。浅色布质的清凉装束，一条轻便素雅的领带，整个形象洗练自如。与一群东岸学校典型的在炎热暑天里也是西装革履和笔挺裤线加锃亮皮鞋的教授们不同，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学界人士少有的生气和自信，眉宇间散发出清澈明朗，还有言行中罕见的沉稳与爽朗。他那谦和与礼让，以及他说话的方式与内涵，丝毫没有我们在院校里习惯了的那种教授在学生面前摆出的派头和居高临下的样子，让你立刻感到眼前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那时我还从没

来自加州的
斐德



去过加州，只是在电影里和文学叙述里知道那里的洛矶山脉、辽阔的海滩，还有终日普照的阳光。眼前的他，远远望去，恰如其分地吻合了我那持久的想象和热烈的憧憬。隔着整个大厅，你都能感觉他的气场。我一下子被他吸引住了。其实，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感觉。多年后我们去中国，一位当地接待人员推着斐德的轮椅忍不住恭身问道：“您是来投资的吗？”我在巴黎与法国史学家白吉尔夫人喝咖啡时，她也告诉我：“我头次见到斐德就马上感到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他明显地具有超越学界院墙的气魄。”

晚会很热闹。各式各样学术背景的教授们，各式各样的兴趣与关注，他们文质彬彬地端着酒杯，儒雅而饶有兴致地围着魏克曼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的我，英语会话能力糟得很，在那不乏等级意识的教授中间，显得拘谨陌生。好在有位中国太太在场，我就用中文与其谈话。魏教



授察觉到我的状况，他主动开始用中文与我交谈。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比我这个上海人的发音标准得多。与他交谈让我释然而欣慰：终于碰到一个可以听懂我、关注我的权威教授了，一阵亲切感涌上心头。聊着聊着，我情不自禁地对这位陌生的教授讲起自己的困惑和迷茫。我向这位中国学专家谈我们博士生的艰苦，以及我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在美国拉丁语界（据说直至那时，我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直接来自亚洲国家的意大利文学的博士研究生）的各种不易，我还请教他关于博士论文上的一些疑点。魏克曼教授耐心而专注地听着，我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同情与理解。

交谈中我甚至还鲁莽地对他说：魏斐德这个名字不好听，而且一听就不是出自中国大陆。那时我尤其坚持普通话正宗的源地是北京这个事实，所有外国人起名字最好都在北京起（我到现在也不怎么太喜欢这个名字，只是已经被人们用惯而不容易改了）。他听了一点没不高兴，反而带着老实相地笑了笑说：确是这样，这是在台湾的中文老师给起的，可惜那时我们去不了中国大陆……见他这么宽容大度，我就冒昧地请教他一个让我持续困惑的事：“我在论文里用了‘真实’（truth）这个词（我论文研究的是19世纪意大利文学流派“现实主义”——verismo），引起了一位后现代理论专家教授的质疑：‘真实’，这个世界上有‘真实’吗?!”这位教授还指出：就连人们信以为常的男女性别，都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性别也是一个选择——